



清新水墨展浓浓故乡情

叶烂花鸟画作品展在家乡连云港举办



“乡情——叶烂花鸟画作品展”现场嘉宾合影



叶烂

1955年生于江苏灌云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作品《秋塘染霞图》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;作品《金色的池塘》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获优秀奖;作品《荷塘月色》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展览;作品《初夏的荷塘》入选“第六届中国艺术节·中国画大展”;作品《金色的池塘》获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“1998年金奖·牡丹杯新人奖”铜奖;作品《春之夜》获“中国首届写意画展”大奖;作品《荷塘月色》《春之夜》先后两次入选“中国百家金陵画展”。出版有《叶烂画集》《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·叶烂荷花系列》《荷塘烂漫》《一叶知春》《冬去春来》等专著。《国画家》《艺术品》《中国花鸟画》《美术界》《中国书画》《美术报》《中国文汇报》等美术刊物均作专题介绍。

作品《初夏的荷塘》《金色的池塘》入选《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》。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电视台均作专题报道。作品展览于南京、北京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及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地,并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、博物馆及藏家收藏。



《春之交响》

韵,有对野逸之美的狂热激情。他的花鸟画别开生面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融合外来绘画元素,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面貌。

此次叶烂的画展在家乡连云港的土地上举办,既是他艺术生命的一次华丽绽放,也是他对他家乡父老的一次倾情回报,同时为书画家和爱好者们提供了一次学习交流的机会。

展览展出叶烂的花鸟作品60余幅,有荷塘童趣的追忆,有花鸟形态的恣意想象,有雅拙之中的生气韵。

艺文

听鸟说甚,问花笑谁

□周京新(江苏省国画院院长)

叶烂,为人厚实,性情率真。他长期笃守六朝金陵而深受古都文风熏陶。明清之际,金陵花鸟画日益昌盛,陈淳、扬州八怪诸家,崇尚写意,阔笔放纵,个性凸显,独创风格,后来者为之仰慕。叶烂也不例外,深受影响,往往寄情丹青,通过笔墨表达“听鸟说甚,问花笑谁”的感怀。

当下的花鸟画别开生面,多元发展,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融合外

来绘画元素,试图突破传统花鸟画既定的语

言模式和局限,叶烂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叶烂的花鸟画具有灵动的写性。他往往以长线挥写花鸟形态,线性松放,笔走龙蛇,呈现出一股自由流畅的书写意气。中国画的写意品格离不开这样的笔墨写性,因为一笔一画地书写,才构成了中国画必有的生动气韵。拼拼凑凑、磨磨蹭蹭做出来的东西,一定与写意真性无关。叶烂的花鸟画具有粗且拙且雅的造型趣味,他笔下的花、藤、石、鸟形态各异,变化丰富,却都被一种独有的稚拙中蕴含着的优雅的气息贯穿。这是绘画艺术表现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造型精神,也是中国画写意语言的核心构架,有了它,意境、思想、主义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有落脚之处。

叶烂的花鸟画具有出彩却不抢戏的色彩。他的写意语言是以笔墨为主,但从不放过“随类赋彩”的机会,有时候用色还相当火辣。但叶烂的色彩与笔墨是交融一体的,即使是大红大绿也是写出来的,与造型是圆融的,这就使得画中的色与墨、线与面、虚与实等诸多语言因素体现出来了一种彼此依托、相得益彰的有效表现格局。

总之,叶烂的写意花鸟画已然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面貌,一眼就能认得出,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同时也预示着叶烂的艺术创作道路还有后劲,还有好戏在后面,为此我尤为期待。



《新荷》



《荷塘月色图》

个性化的现代新形态

——解读叶烂大写意花鸟画

□马鸿增(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)

在“大写意”精神涵量缺失,形式语言贫乏的当代画坛,看到叶烂具有突破性的大写意花鸟画,委实感到欣喜乃至兴奋。

无需一一罗列叶烂的成果,只要指出,在五届全国美展中,不论大写意作品多么罕见,叶烂却自1994年起连续三届入选,分别以《秋塘染霞图》《金色的池塘》《荷塘月色》登堂入室,这足以表明他的画不同凡响。

大写意花鸟作为中国传统中的一种独特形态,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难度的艺术形式要求。这一形态直到明代后期花鸟画大师徐渭笔下才见成熟,而后经过八大、“八大”,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刘海粟、陈大羽等人的传承与发扬,艺术积淀愈加丰富厚实。但随之也出现了后继者陈陈相因、索然无味的状况。叶烂却奇异地独出,其秉性执著,天资颖悟,早年受业于陈大羽,得其精义。此后则力追前贤,感悟时代脉搏,长期沉潜于“默耘斋”中,苦苦探求。他曾说:“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探索,就如同在茫茫雪原里行走,合着别人的脚印走固然省力,可留下的只能是别人的印迹。”正是由于他的不懈耕耘,广收博取,终于出自机杼,形成了个性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新形态。

叶烂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支柱,是对自然野逸之美近于狂热的激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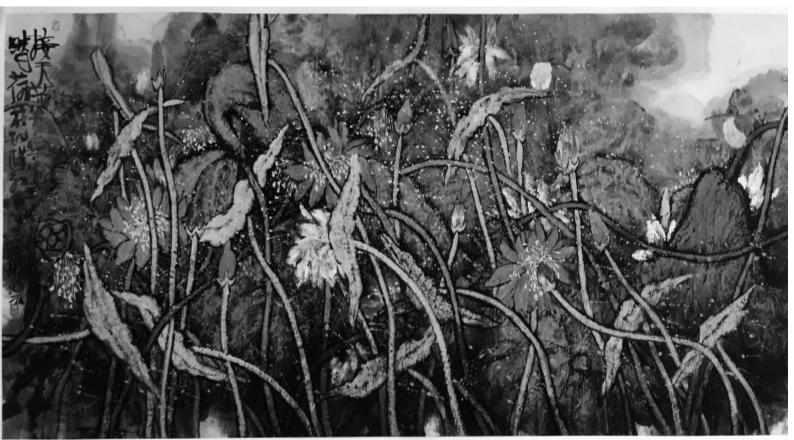
大自然中的花鸟生态,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情态,而叶烂对于“野逸”情有独钟。这可能源于童年的乡村生活经验,又拓展了成年后的大自然情结;也许,天性的豪放洒脱和淡泊名利,才是内在动因。他的大写意花鸟既继承了传统中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又突破了传统中近于程式化的一套象征寓意的规范,而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。

在他反反复复地纵横挥写的荷塘景境中,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人格寓意已不占主位,他更关注的是对种种荷塘野趣的追忆、感动和痴迷,以及因此而激发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。这才有了笔下金秋、初夏、月色、映日、遇雨等千变万化的荷之美境,乃至令他有资格自诩为“万荷塘主”。当然,他笔下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鸟,同样也不再是某种客体形神的再现,而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。我敢推断,对艺术本体语言多样化的不断创造所获得的快感,恐怕也是他创作的推动力。

叶烂的大写意,已演化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和个性化。他不追求一枝一叶的意味和一点一滴的得失,也不迷恋那种赏心悦目的“小美”,而醉心于创造一种似真似幻的、讲究整体气势和整体精神的“大美”。作品中意象的造型与心象的内涵相



《荷塘印象》



《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》

契合,灵性的神态与随机的生发相辉映。或许可以说,这样的大写意,既“大写”出了花鸟世界的生命,更“大写”出了画家自我的生命。

叶烂大写意形式语言方面的个性化特色,突出的有三点:水韵意味、色彩强度、结构张力。

叶烂用水,堪称一绝。前人说“笔墨归纽在于水”,水在大写意画中尤

为重要,何况水气氤氲的荷塘?

他往往以饱含水分之笔,和色落纸,淋漓酣畅,一气呵成。尽管控制水之渗透走向颇难,但因“胸有成荷”,故而能依据不同画面效果的要求,运笔或行或止,或疾或徐,或恰好“结边”,或色粒沉淀,诸种效果随机而现。正是笔随心运,水到图成,取向不惑,韵味浓醇。那种“水晕色影”的感觉,恰到好处地营造出湿润、朦胧、飘忽的氛围,越发增加了荷境之美的魅力。

色彩在叶烂作品中具有特殊的表

现力,而且敢于用非国画颜色作画,

这对传统的“水墨为上”是一个突破。

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艺术手段,

更在于有益于充分表达一定的心理、情

绪和意境。具体来说,其作品色彩处

理方式有三种类型:一种是基本按传

统方式,在墨色变化中求气韵生动。

第二种是不用墨色而纯用某一色彩,

于同一色调中见丰富变化,如以金黄

画夏日之荷,以湛蓝画月下之荷,以

嫣红画秋日之荷。这些画面虽毫无墨

痕,却由于色调和谐统一,同样富有清纯雅致之美,效果丝毫不逊于水墨画。

第三种是重彩浓墨,交相互动,无论姹紫嫣红、艳黄翠绿,由于与沉着的

墨色相辉映,在对比强烈中复归于

协调,是近年来探索的新成果。

强化结构张力是叶烂又一特色。

突破传统中常见的以虚为主,以空灵

为上的格局。其构图多饱满充实,开

朗舒展;笔势多粗壮有力,气势奔放;

物象多简化纯化,夸张变形,甚或近乎半抽象。

看得出他吸收了西方现代

构图的某些因素,但本质上仍是民族

传统二维平面法原理的延伸。他的

张力结构并非一味张扬恣肆,而是放

收结合,开合有度,张力与引力并存,

所以依然具有耐读的品质。

20年前的叶烂曾写道:“如痴爱艺,

似狂追爱途。愿肩负天涯草青青,

何须世人顾?”而今,叶烂已成知名画

家,但他仍然以“草民”自命,在“默耘斋”中做他的“万荷塘主”。有诗为证:

“唯凭三尺画,展我一世雄!”